

# 擋路的牛車

電話鈴聲響起時，郭冬明正趕著牛車回家。

“您好，是郭冬明先生嗎？”電話那頭是個陌生男子的聲音。他“嗯”了一聲，那邊便接著道：“是這樣的。您之前在我們平臺借了一筆錢，現在還款期限到了，我是來……”

沒等對方說完，郭冬明就要掛電話，他雖然五十六歲了，可沒那麼好騙。近些年，城鎮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鄉村也跟上了步伐。郭冬明所在的村子稍顯窮僻，步伐邁得慢了點。儘管如此，郭冬明的手機可不比城裡人慢，這種新聞屢見不鮮了，多麼低級的詐騙手段啊，他才不會上當呢。沒想到，對方接下來的話，讓他如遭雷擊。

對方說了一個日期，也就是半個月前，往他的銀行卡上打了一萬元。事實上，那天他的卡上確實憑空多了一萬元，時間完全吻合。

郭冬明當時想，肯定是人家轉帳轉錯了，很快他就接到電話“證實”，既然弄錯了，當然要把錢還給人家，便按照對方提供的帳號轉了一萬元過去。

本以為這事到此為止了，現在看來，是計啊。郭冬明趕緊報了警，一番調查，原來，是他的身份資訊暴露，被騙子以他的名義向網貸公司申請了貸款，再打電話來上演一齣“轉錯帳”的戲碼。警方說這種情況追回錢款幾乎不可能。

防詐騙的宣傳在村口的大喇叭裡迴圈播報，郭冬明的事例被當成教案編了進去，村上人人都知道了這茬事。

這一天，離他被騙大概過了兩個多月。已經過了農忙時候，午後，他閑得在院子裡頭曬太陽。

“郭叔，在家呢。”

聲音挺耳熟，郭冬明抬眼一看，認出是東村頭老劉家的三兒子，年少時沒個正經，三年前倒是鐵了心出去打拼了，也不知道做什麼，難得才回來一趟。“這不是劉奇嗎，你啥時回來的？”

“沒幾天。”劉奇說著進到院子， “叔，聽說你被騙了一萬，錢追回來了嗎？”

提到這糟心事，郭冬明“唉”了一聲，“一時輕信，就當買個教訓吧。找我有事？”

“當然，沒事怎麼能來打擾叔？”劉奇“呵呵”乾笑兩聲，隨後一本

正經道：“去年不是修了座安定橋嘛，就鎮外往城裡去的。你要是閑著的話，後天一早起著牛車到橋上來回走，半天給你200元，怎麼樣？”

“有這樣的好事？”郭冬明皺眉，有點不敢相信。

“當然，幹不幹？”

“幹！”

到了約定的那天，郭冬明早早趕著牛車往安定橋走。橋是去年翻新的，比較窄，雙向兩車道，大概有三四百米長，中間畫了醒目的雙黃線。這段路線相當偏僻，平時人跡罕至，郭冬明上橋逛了好一會，都沒看見第二個人影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才聽見身後有鳴笛聲。一眨眼，一輛小型貨車便從他左邊超過去了。

巧了，前方下橋處突然從旁邊躡出一個人，看那制服，是個交警。這段路他以前也走過，倒從未遇到過交警。郭冬明隱約看見貨車司機從駕駛室出來，和交警交涉了一番，還未等他走近，就回駕駛室開著車走了。

郭冬明雖然不會開車也不懂什麼交規，但腦子還算靈活。他意識到，肯定是貨車司機違規駕駛被交警逮住了。他突然反應過來，貨車司機的違規，肯定和自己有關，劉奇找自己來，價值就體現在這裡。

可是司機違規去交警中隊處理，他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？難道是“警民合作”抽分成？郭冬明被自己的這個想法嚇了一跳。

等他趕著牛車下橋時，那交警已經退回到路邊。按照劉奇的意思，下了橋就可以走另一側回頭了，郭冬明也確實這麼做了。早上基本沒有往鄉鎮的車，所以這段回頭路，他只看到對向開過去了兩輛車，自己車道只他悠哉一人。

第二回、第三回都沒有車輛追上來，郭冬明是在第四回過去快下橋時被一輛載送工人的麵包車超過的，不



出意料，和剛才的司機一樣被前方的交警攔了下來。這會兒離得較近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司機掏出手機，對著交警的手機掃了一下。

郭冬明大膽猜測，交警的手機上是個收款二維碼，不存在去交警中隊處理，是私下拿錢解決。交警和劉奇肯定是一夥的，要不然看他來來回回溜達，不來管他才怪。

麵包車絕塵而去，郭冬明望了一眼那個交警，往日在他心中高大威武的形象瞬間矮了一截。他的心裡有點糟，面上還是雲淡風輕，悠閒地趕著他的牛車，也終於從交警那飄來的字眼明白了是怎麼回事。

原來橋面上畫了雙黃線，是不能超車的。而他的牛車慢吞吞，占了整條道，急著送人或送貨的司機怎麼忍得住。

交警表示要扣下他們的行駛證，讓他們去交警中隊處理。交警肯定要下班後才會把行駛證帶回去，也就是最快第二天才可以處理。等不起，那就只能塞錢了。

當然，這些道道是郭冬明後來才知道的。眼下，一個上午倒也這麼過去了。他數得很清楚，交警一共攔下了十三輛車，至於是不是全部塞了錢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但有一點很奇怪，以往見交警查酒駕什麼的，都有警車停在旁邊，這

會兒除了人，根本看不到有車。

郭冬明又有了個大膽的猜測……

午飯過後，劉奇出现在了院子裡，他笑得一臉春風，把兩張紅票子塞給正在刷牙的郭冬明。

“這麼快就結錢啊。”郭冬明也露出笑容，把錢揣進口袋，試探著問：“下午不用再去了嗎？這錢好賺得很，怎麼不繼續蹲點呀？”

“風險大啊，萬一交警真來的話，就完了。各處流動，見好就收，懂？”

果然是個假貨啊。郭冬明暗自腹誹，臉上卻堆起笑容，“下次還有這樣的好活，記得找我啊。”

“一定一定。”劉奇說著就出了院子。

機會很快又來了。大概半個月後吧，郭冬明接到劉奇電話，讓他翌日下午去老地方趕牛車，他自然如約而至。

頭頂豔陽高照，郭冬明伸手擋了擋太陽，隱約看見湛藍的天空上，似乎掛起了一張網。

閃著警燈的警車突然出現在視線。收回目光的同時，身邊有車輛呼嘯著超了過去，不無意外地被前方的“交警”攔了下來，不無意外地在一番談話後掏出了手機……

閃著警燈的警車突然出現在視線裡，真正的交警來了。郭冬明分明瞧見，天上掛著的那張網，朝著假交警

兜頭蓋了下去。

那是一個整了套行頭假扮交警詐騙的團夥。他們利用司機過路急切的心理，鉅而走險，多地作案。也遇到過理性的願意去交警中隊處理的，那他們就沒轍，只好改了態度讓對方下次注意，這樣的事和人也多，多半都是得手的。

他們往往只在一個點蹲兩三個小時，由於流動性強，倒也是瞞天過海，直到這次碰上了郭冬明。

沒錯，那天劉奇走後，郭冬明就報了警。

早在劉奇第一次找上門時，郭冬明就留了心眼，哪有趕個牛車不做什麼就白得兩百的事。地上會有陷阱，但天上不會掉餡餅。

事出反常必有妖。

郭冬明當場決定應下，看看那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。後來，即便有所猜測，沒有確定之前也不敢輕舉妄動，以免打草驚蛇。再後來，裝著見錢眼開的樣子，以求繼續合作，給警方通風報信。

劉奇以為郭冬明被騙了一萬元，就會味著良心也去幹那種騙人錢財的缺德事。說到底，劉奇他就是那樣的人吧，以己之心，度人之腹。

“要是這世上再沒有騙子，該多好哦。”郭冬明拍了拍牛背，如是感歎。

## 蹭空調

祥子開了一家甜品店，店鋪不大，就幾張桌子，但因為地段好，生意還算紅火。可最近祥子遇到了一件煩心事。

正值酷暑，一個老頭天天到店裡蹭空調，一坐一整天，可祥子怎麼也趕不走。那老頭振振有詞地說：“你不能趕我走！我付了錢，有權慢慢消費。”祥子聽了，也沒辦法，只好無奈地走開了。

這之後，老頭依然我行我素。店員方姨見狀，便小聲對他說：“老闆，我有辦法，讓我試試？”祥子想想就答應了。只見方姨端著茶，走到老頭旁邊，笑了笑，坐了下去。老頭瞪了她一眼，起身換了張桌子，可方姨也跟了過去，寸步不離。

就這樣過了三三天。這天，老頭剛進店，還沒坐下，手機就響了。他一聽，臉色突變，匆匆離開，一整天，老頭也沒出現。方姨一拍手掌：“成啦！”祥子不解：“咋回事？”方姨說：“我打聽到老頭住在附近，他老婆是醋罐子，就故意坐在他旁邊。你想他老婆知道了，還能讓他再來嗎？”祥子豎起拇指，誇道：“高手啊！”

第二天，祥子正在招呼客人。只見那個老頭被一個老太揪著耳朵走了進來，老頭痛得齜牙咧嘴，沖著祥子說：“老闆，我是不是每天在你店裡只是蹭空調？”祥子沒好氣地說：“是啊，老爺每天來我小店，每天就點一杯飲料，然後蹭一整天空調。”

老太聽了，這才鬆手說：“哼，諒你也不敢拈花惹草！”說完，她拉著老頭一屁股坐下，繼續說：“不行，我還是不放心，今後我陪你蹭空調。老闆，來兩杯果汁，三塊錢那種……”

## 女神的心意

阿坤是個大學生，他苦苦追求小玉半年，可小玉既沒接受，也沒拒絕，為此阿坤很是苦惱。

這天，阿坤想約小玉出去玩，小玉卻說已和閨密約好在野外遊玩。阿坤不禁在宿舍裡長籲短歎。室友卻對他說：“其實這也是一個機會。”阿坤不解地問：“為啥這麼說？”

室友說：“野外趣事多，如果你給她發微信，她能及時回復你，還願意與你分享趣事，那就說明她對你有意思啊！”

阿坤覺得有道理，於是試著用微信跟小玉打招呼，沒想到小玉竟然秒回。阿坤不禁喜出望外，兩人你一言我一語，聊得不亦樂乎，一旁的室友說：“我說得對吧，這肯定有戲。”

過了一會兒，小玉給阿坤發來一個二維碼，說：“不好意思，我這個月的生活費沒了，和閨密吃飯沒錢付帳，你先幫我付一下唄。”

阿坤立刻幫小玉付了款。可在這之後，小玉就再也沒回復阿坤了。阿坤鬱悶地說：“看來小玉是為了讓我付那頓飯錢，才跟我聊得火热的，等利用完了，就把我拋棄了。”

室友在一旁安慰道：“或許她有事要忙，才沒來得及回復你呢。”

過了一會兒，小玉的消息就來了。阿坤一看，那是一張截圖，上面顯示，小玉後來發給他的消息，旁邊都有紅色的感嘆號。室友拍拍阿坤說：“你看，野外信號差，前面的消息沒能發送成功，這下你可以安心了吧？”

不料，阿坤盯著截圖，幾乎要哭出來了，室友疑惑地問：“你咋還不高興？”

阿坤指著截圖，苦笑著說：“你看這聊天框的上方，她給我的備註名是……‘備胎2！’”



我的房子一直在出租，前一個租戶剛搬走，我就在報上登了招租廣告。月租800元，一次性付半年。電話響了，一個中年男人說：“我想租房子，租半個月，行嗎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說了一句“開什麼玩笑”。

## 暖心的短期租客

，接著便掛斷了電話。沒過5分鐘，電話又響了，還是他打來的，我直接掛斷了，從沒聽人說租房子只租半個月的。

中午，我正在吃飯，守門的大爺說外面有人找我。我匆匆吃了兩口就出去了。

一看，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，很矮，腿有點癱。

他說：“我就是那個打電話只想租半個月房子的人。”

我轉身要走，他說：“我媳婦和孩子要從鄉下來，我一直告訴他們，我住的房子特

別好，有電話和洗衣機，如果你能租給我，那就太感謝了……其實，我是想讓他們娘倆知道，我在城裡過得不錯，他們只住半個月就走。”

我愣住了，心裡酸酸的：“你是做什麼的？住哪兒？”

“我在火車站擦皮鞋，腳不方便，能幹什麼呢？我住在浴池，晚上，幫他們看門，他們就讓我免費住宿。”

我把鑰匙給了他。他說：“謝謝！這是400元錢，你收著。”

我說：“算我送一個人情，半個月後，我再出租吧。”

接過鑰匙，他笑了。他妻子來了，一個黑胖的女人，嗓門很大。他向妻子介紹我：“我的老客戶，總上我那兒擦鞋。”孩子名叫小黑，十多歲，他讓孩子喊我“姑姑”。

半個月後，他妻子和孩子走了。還鑰匙的時候，他說：“我媳婦說，這半個月像在天堂裡一樣，看來，我得拼命攢錢，以後讓她住上這樣的房子。”

我笑著說：“其實，你給她的就是天堂。”

## 出軌的夫妻

“是啊，一個男人只知道做生意，哪會過日子啊！”

“是啊，”太太歎口氣說，“你就是又找個人，只要她能照顧你，我也不會說什麼。”商人趁熱打鐵地說：“找個人容易，可要生個孩子呢？”太太痛快地說：“那還不是情理之中的事，誰生的也是管你叫爹不是？”話說到這份上，商人還有什麼好隱瞞的，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。太太不但沒惱，還讓商人趕緊把孩子抱回來。

## 發胖也有好處

字，而是兩個字——“小白”。

見許仙把自己的乳名文在身上，白娘子心軟了，兩人重歸於好。許仙很得意：“怕”字變成“小白”，只是因為我圓潤了。

可惜好景不長，不久白娘子被法海壓在了雷峰塔下。許仙寂寞難耐，便向小青示好。小青驚道：“官人，你不是喜歡姐姐嗎？”

“不，其實我早就對你情根深種了，你瞧……”許仙說著，將衣服撩起，只見他腰上文了個“情”字。

小青撇撇嘴：“你文個‘情’字不能說明什麼，你對別的美女也可以留情呀！”小青

拒絕了許仙。

過了段時間，許仙又來找小青。幾日不見，許仙又胖了。他說：“小青，我是真的喜歡你！”

小青說：“我不信。”

這時許仙又把腰露出來，小青驚叫一聲，只見許仙的肥腰上文著兩個字——“小青”。小青被感動了，一頭撲在許仙懷裡……

許仙想：發胖還是有好處的，至少能把“情”字拉長成“小青”，讓我抱得美人歸……